

結 婚 的 愛

張 資 平 著



上 海

文 藝 書 店 出 版

結 婚 的 愛

張 資 平 著



海

文藝書店出版

1931

1931

版權
所有

定價七角

目次

愛座之前·····	一
愛情的掠奪·····	一四
春風吹到了海上·····	二七
滿懷着刻骨的相思·····	四〇
是銷魂的一夜·····	五〇
性書上結識了情侶·····	六三
新闢着第二的愛園·····	七六
撩動了少女的春思·····	八九
吳淞江濱的狂吻·····	一〇三

鮮紅的血痕·····	一一七
波動了處女的心靈·····	一三〇
我永遠是你的·····	一四二
初夜的享樂·····	一五五
神祕的戲劇·····	一七五
願有情人都成了眷屬·····	一八九

愛座之前

世界是愛的世界，人類是愛的人類，假使宇宙間沒有了偉大的愛，一切都歸消滅！所以美麗之神借了愛神在高高的愛座上向人們這樣的宣示：座前都是青春風華的男女專誠的聽着。

啊！我的頰上凝住着玫瑰色紅暈的青年男女們！你們是愛的信徒，享你們要享受那愛，在享受之先必須有認識。

愛是沒有形象的。同時又是一切的形象，愛的形象存在着你所愛的形象中譬如一個美豔的少女愛着你，你也愛着她的，那末愛的形象就是那個美豔的

少女和你自己。在你所愛的形象或者毀滅了時，愛便很耐心的在靜候着你爲她尋覓另一個新的幽居。假如她或他不能相愛了。那時就要去尋覓新的形象來安置自己的愛！

你們要做愛的主人，不要做愛的奴僕，你們要驅使愛，不要被愛所驅使！你們對於你的愛人要溫柔，但對於愛要監視！

愛是一切的滋味，甜酸苦辣都有的。這種滋味是存在各人愛的不同的心中。所以有時你看見了人家挾了花樣玉樣的少女，不勝豔羨，豔羨他們是甜醉了。但是未必一定是甜醉的！

愛國裏不能有滿足，同時不要望滿足，美滿的現象就是殘缺的預兆。所以愛國裏的人，不能抱滿足的心！圓滿的皎月，在牠圓滿後就要殘缺了。

愛的過程是不平的，不能像康莊大道的給你平安走去！像都是歷亂的山徑

，要你自己去披榛斬棘的去尋覓。懸崖峭壁，絕處逢生的地方，都在自己去認識。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，常常在你不能自己中逢到。

同時沒有波折的愛，是不健全的愛！

你們要善於識愛！愛是流動的，不能刻舟求劍般的不化。兩顆心同情了解溫柔纏綿，愛在這樣情形中怒茁起來了。一個心是不能成愛，於是人間常有誤解愛那些單戀單相思的可笑者！不認識愛的人，永遠不能享受愛的。

愛是大海中的一葦輕航，風濤洶湧的險阻，不時可以使你身殉。愛是船上的蓬兒，你要緊握着幸福的舵兒緩緩前進，纔能達到你所希冀的幸福的彼岸。

愛是不滅的，同時也是最易消亡者。像她或他和他或她不相愛了。但是他們的愛依舊是存在的。愛是不死的。啊！我親愛的男女們，你們不要爲了愛而想死！這樣是現出你的無用懦弱。譬如你醉心愛的人不愛你了，你就

要死了；但你不是爲愛而死，是暴露自己懦弱而死的！你愛的人不愛你了，愛已待着你另覓形象來安居了。假使你死了，並不忠實於愛！

啊！世界上一切都歸諸公有。祇有愛是永遠客裔的占爲私有的，我親愛的青春男女們，你們沒有愛的人應該去尋求你們的愛，已有愛的人應該善自培植你們的愛，失掉愛的人應該再謀你的愛！你們記着：愛是一切的一切！

美麗之神和愛神宣示後，座前的青春的男女聽者，都專誠的靜默着。都在回味方纔的詔告的話。

一陣狂風吹來，那些專誠靜默的男女都驚駭地將俯首瞞着的眼兒睜開，只見滿身輝煌的金甲神，跳上了愛座。這時美麗之神和愛神都不見了。只聽那金甲神大吼一聲，也向座前男女們講了。許多聽者見着他光彩耀人，也聚着聽了。

啊！你們真可笑呢，只聽得那些空話。你們方纔聽見的話都是空的。

你們記好！世界上只有黃金是萬能一切！你們要什麼東西。可以用黃金去買；但你們要美麗和力的愛，也可用燦爛的黃金去市得！你們記好我的話！我是可以做你們的上帝。聽好我的話，可以做愛國的拿破倫。青年們，我去了，再會吧！

許多聽的人，有的色然喜，有的愴然悲，大家都散開了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在這裏我新婚的愛開始了。

是一個鄉鎮上。在鎮的西面有一家華屋並連着市鎮的張姓。這家張姓的家裏共有三個兒子，兩個女兒。長女叫張倩君，次女叫蕙君。那年倩君是十

六歲，在本鎮一個高小裏讀書，男女同校方纔開始的鄉間，還是異聞哩！蕙君十二歲，同姊姊在一個學校裏讀書，倩君還在初級裏。

她們的大哥哥是在海上經商的，一年歸家的時光很少，空剩嫂嫂在家裏很寂寞。還有二個兄弟：一個弟弟同倩君一個校裏的幼稚園裏。十八歲的哥哥在上海中學了。家裏前代積些家產。所以對於培植子弟是不憂的。她的父親已在三年前去世，好在母親能幹，將這樣的家庭安排得很好。家裏的人都是安閒幸福者。

倩君在讀書的那個學校裏，女同學共有三十多個。童年的居多，像她那樣十六歲的只有三五個呢。相貌的比較倩君是個美麗者，學識方面也並不如何落在人後；所以在那個高小裏，倩君已被稱為皇后了。

青春時期的男女，心是好像春風裏的柳絮，滿懷情緒隨風飛舞的不知將黏

着何處？那個高小裏男同學很多，於是因兩性的追求，許多心願浮動進展了。

這時許多同學裏有個許道明的，生得也很像英俊的樣子。加以平日因着追求而善於修飾的緣故，很能够使女子見了不討厭。他是個本鎮上李鄉董的兒子，年紀只有十七歲，同情君是在一班上課的。同情君本來在社交上同他有些相識，這時又是同學，在許道明的覺得這是我追求的偶像，就殷懃上去。同情君欸欸芳心也顫動了。眉眼間的傳情，小物品的贈餽，書上的往來，這樣她倆會相好比同學的情感深進了一層。

啊！初戀時的心，好像在細雨濛濛裏的嫩葉，顫動的開展着。這天是春假裏的一天，自校裏放了春假後，許道明約同情君去看海，那鎮離開海只有十多里路，有人力車可以去的。那天同情君久許了道明的請求，在上午買了許多點心食品去看海了。她倆坐在一輪小車上出發的時光，在路人看來是一雙使人豔羨的

小伉儷。她倆談笑的前去。

在春假的晴光，一切景色方像一個濃妝少婦在晨妝的時光，使人神縱，使人繫戀；同時會想到了自己的華年和已往的流光，她倆是青春的王者，在大自然這樣蘊育的美景中，更覺得自己陶醉了。

到了海灘上，聽了驚濤的拍岸和長天一碧的蒼茫水色，真使她倆遺忘身外的一切。這時她倆坐在一塊海水吻過的大石上，看着浴在萬頃柔波上的鷗鳥，蔚藍的蒼穹不時飛過幾縷悠閒的白雲，陽光灑上了海水之波，閃耀出點點金光，這樣她倆好像浴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了。

「密司張，你看海是怎樣偉大？」

滄海一粟的人們，怪不得蘇東坡說渺小

了。」這時許道明先想到了赤壁賦裏的那句，就衝破了兩人的靜寂。這樣說了

……那時倩君只對道明點頭，她看得出神了。這時遠處被風飄起

一層煙灰，緩緩地向北進展。

「那裏是一隻迪吳淞江的輪船麼？」倩君這樣問。

「恐怕是的！」道明應着。

「這裏海灘上不能夠上岸嗎？」

「淺灘的地方，不能泊船，這裏船不能上岸的。就是近年來的長江口也感困難了。因為崇明島漸漸在漲出，將出來恐怕航線要發生變動吧！」

「我聽見母親說，海灘上多強盜，這裏也有強盜嗎？」

「這裏強盜也有的，他們能夠駕了幾隻小舟，狂驚濤駭浪中去劫一家過路商船，不時劫了人家東西，還要將人拋到海裏。」

「啊！怕來……」倩君拍拍胸前說了，帶些嬌媚。

「你怕強盜嗎？他們見了女子還要——」一笑的截然中止，向倩君望着。

「呸！癡癡地望着做什麼？」倩君面帶紅的噴着道明，同時用手帕出來拭那撲面的沙塵。

「難道生了兩眼不許望人嗎？男子的兩眼，是爲看女子而生的！」道明並緊些這樣佯笑的說。

「你這樣會說，我偏不給你看！」倩君將面兒用手帕遮住。

「不給我看，我偏要看個明白！」道明將倩君拿着手帕的右手攀開，作凝視態。

「你個強盜——」倩君笑了起來。

「是的，強盜。強盜還要——」道明這時心絃震躍地抱住倩君在她左頰上吻了。同時輕輕地在她耳畔說着一妹妹我愛你！」

「誰要你愛」這時倩君似天際晚霞那樣的紅豔，染上了她十六歲處女的粉

鬪。她一手在拭頰上，薄怒的對着道明，怪他這樣的無賴。這時短短的靜默，只有海水風鳴。

「我們吃些東西吧！」道明這樣衝破了靜寂。

「我不要吃。」帶恨之聲。

「妹妹你不要恨我，下次不再這樣了！」

「誰做你妹妹？這樣算什麼？」笑了出來。

「這塊糖你吃，作我倆的紀念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倩君恢復常態的接受了。

這時春慵的陽光，緩緩地西斜。她倆坐了一會也歸去了。依舊坐着小車向鎮上前進，車輪的響聲和奏着兩人心上的交響之曲。

將近鎮的時光，忽地一聲，驚破了她倆的蜜語。

「老許，你在什麼地方？」
是道明的同學，這樣跑近問他。

「在親戚家裏。」納然。

「唔，同密斯張一同去的麼？」

「是的，密斯張也到那親戚家裏去。——你在什麼地方？」反問。

「從鎮北舅舅家裏歸去！」

「好，那末我們校裏開學相見吧！」

「被他說出去，豈不難爲情？」遠了那同學情君輕輕地說。

「不要緊的，怕什麼？我有方法的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情君默然。

「到了，我送你回去好嗎？」從車上起身後，道明送情君回家去。

「不要送，我自己去好了。」向前欲走，回頭再說：「後天校裏早些來！」